

# 《何以台儿庄》： 对三千年文明史的系统梳理与精神升华

王学典

《何以台儿庄》这部著作绝非一部普通的文史读物，彰显了一座城市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对一座城市“灵魂三问”的深情作答，更是对台儿庄三千年文明史的系统梳理与精神升华。它让台儿庄人民和枣庄人民重新认识到家乡的历史价值，让外界更全面地了解了台儿庄的精神内核，不仅为台儿庄的文化旅游发展注入了灵魂，更向世人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

## 台儿庄是齐鲁大地的文化地标和精神象征

通过《何以台儿庄》，我们可以看到，台儿庄看似一方小城，却浓缩了中华文脉的厚重与民族精神的刚毅，是齐鲁大地上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与精神象征。

台儿庄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英雄气概是台儿庄刻入骨髓的基因。两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偃阳大战中，孔子之父叔梁纥力托千斤闸，以一己之力挽救入城鲁军，用勇武书写了忠义传奇；八十余年前，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毙伤日寇万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赢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次

重大胜利，让台儿庄成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从古代忠义之战到近代抗日烽火，台儿庄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彰显着中华民族“不惹事、不怕事”的骨气与血性。

台儿庄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城市。三千年岁月，台儿庄的历史脉络清晰并且厚重。夏商时期，这里是神秘的偃阳国，以“城小而固”闻名，其国名与“福”字渊源深厚，承载着人们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景；战国末期，这里是兰陵文化圈的核心区域，楚设兰陵县，荀子在此为官、终老著书，让兰陵成为先秦儒学思想的实践地与成熟地；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此拐出关键一弯，运河的开凿让台儿庄成为“运河咽喉”，乾隆御赐“天下第一庄”，漕运鼎盛，成为南北物资集散地与文化交融点。从偃阳到兰陵，再到台儿庄，三千年的历史积淀，让这座城市成为一部立体的中华文明教科书。

台儿庄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城市。人文之光照亮了台儿庄的千年历程。这里是孔子家族命运转折的见证地，偃阳大战让叔梁纥声名鹊起，进而迎来了其第三次婚姻，从而诞生了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万世师表”孔子；这里是荀子思想的淬炼地，这位先秦大儒在兰陵推

行仁政、著书立说，荀学的哲思光照今天，在当下的学界甚至出现了新荀学的提法；这里更是文学传奇的孕育地，明代“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的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让台儿庄多了一份文学的神秘与浪漫。孔子的仁爱、荀子的务实、文人的乡愁，共同铸就了台儿庄温润而深厚的人文情怀。

## 《何以台儿庄》完善了台儿庄的历史叙事

正是因为这片土地有如此的气概、底蕴和情怀，以此为基底的《何以台儿庄》才能够是一部兼具历史深度、文化温度与思想高度的精品力作。

从价值上看，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台儿庄地区的历史叙事。长期以来，人们对台儿庄的认知多聚焦于大运河与台儿庄大捷，但对这座城市的根与魂、源与流却缺乏系统梳理。本书以“三千年”为时间跨度，从偃阳国的起源、兰陵文化的兴盛，到运河漕运的繁华、抗日烽火的洗礼，再到新时代的崛起，完整回答了台儿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核心命题，为城市树立了清晰的文化坐标。

从内容上看，它实现了历史事实与

文化内涵的有机统一。书中既翔实考证了《左传》《史记》《峄县志》等史料中的历史细节，又深度解读了“福”字渊源、荀子治兰陵、兰陵笑笑生等文化密码。既重现了偃阳大战、台儿庄大捷等壮阔的战争场景，又描绘了运河人家的烟火气息与文人墨客的诗意情怀，让枯燥的史料变得生动可感，让厚重的历史变得触手可及。

## 地方文史研究“两个结合”的成功范例

《何以台儿庄》由知名文化学者、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专职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程冠军领衔主编，并得以成功出版，为地方文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个经验就是，我们要推动地方文史爱好者与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学者联手协作，实现“地方资源”与“学术赋能”的“两个结合”。

具体来讲，地方文史爱好者扎根乡土，熟悉本地的史料遗存、民间传说、风土人情，他们是地方历史的“活字典”，能够为研究提供最鲜活、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而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学者则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系统的研究方法与广阔的理论视野，能够

对零散的材料进行梳理整合、考证辨析，提升研究的专业性与系统性。这种“地方智慧”与“学术高度”的碰撞融合，能够让地方文史研究既接地气、有温度，又立得住、有深度。《何以台儿庄》一书，就是这一经验的又一成功实践——它由知名文化学者领衔统筹，集结了台儿庄本地的文化研究骨干，正是这种“内外联动、上下协同”的创作和编撰模式，才让本书在较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实现了历史真实性、学术严谨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统一。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总之，《何以台儿庄》的出版，是台儿庄三千年文明的一次集中亮相，更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崭新起点。它是增强城市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希望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更多人能够走进台儿庄、了解台儿庄、热爱台儿庄；也希望更多地方能够借鉴这种“地方资源+学术赋能”的模式，深入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让更多沉睡的史料“活”起来，让更多城市的历史“亮”起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更大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 台儿庄古城的历史旧貌和湮灭史迹 (一)

台儿庄原名台家庄，简称台庄，系以姓氏名村。旧时，《明史》、清初史学家谈迁所著《北游记》、本地文献（方志、碑文或族谱）多记作“臺家莊”、“臺莊”（清乾隆本《兖州府志》也记作“臺兒莊”）。扬州兵备道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邳州黄林庄（今属台儿庄区邳庄镇）设立的运河防务碑、清代编纂的《徐州府志》、中兴公司设立的台枣铁路火车站站牌、关于徐州会战的相关报道皆记作“台兒莊”。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越使阮辉莹所著《秦使燕京总歌并日记》记作“苔兒莊”。清末小说《夜雨秋灯录》记作“台兒庄”。日本南满铁道部于1918年编著的《台儿庄事情》记作“台兒庄”、“臺兒庄”。据《台儿庄区志》记载：“台儿庄何时建村今无资料佐证。名称由来亦有两说，一为姓氏说，一为地形说。城外唐朝所见准提阁中的碑文中称‘台家庄’……流传的说法中称台花庄……台儿庄城东门外外的荒塚中，竖立一块正面刻有‘台家林’3字的石碑，传说为台姓空地。新中国成立初，尚有后人来此烧祭。1958年石碑废除……又据台儿庄知名诸姓先后有‘台、花、郁、马和燕、尤、赵、万’的流传说，加之‘台、花’二姓是台儿庄老户人家的传说，故此，台儿庄当以姓氏命名的说法较为准确。台姓建村当在唐以前，台儿庄之名应在明崇祯以前。”清顺治四年（1647年）始筑台庄城。1945年9月至次年8月，一度置台儿庄镇（县级）。1949年2月至1953年9月，台儿庄曾为兰陵县政府驻地。此后，先后为峄县第十五区和台儿庄

### 一、历史旧貌

镇政府驻地。1962年起，为枣庄市台儿庄区政府驻地。

台儿庄一带在汉代即有人类居住。位于东门里的凤凰台，传说为汉代遗址，是台儿庄已知的最古老建筑。2010年修复阴沟（今称月老河）水系时，曾发掘出一批尸骨，根据墓葬的形态判断，应该是一处汉代平民墓。据考，台儿庄的老户人家台家就居住在东门里至阴沟一带。此外，位于小北门外西北方向的花桥，为台儿庄老户人家台家所筑，其两端桥墩内侧各镶有一块石版画，传说为汉文帝时期丞相匡衡所作。2003年，在花桥东南侧一带发掘出一处汉墓群，出土有陶猪圈、陶罐、陶磨、带钩、五铢钱等具有东汉时期葬俗特征的文物，从墓葬的规格和文物的特征分析，应是一个大型东汉贵族家族墓葬群。

唐朝开元年间，准提菩萨信仰开始在中国迅速流传。台儿庄大北门外荣桥西侧即建有准提阁，是台儿庄有史可考的最古老建筑。“台家庄”始见于准提阁碑文。此外，唐梁之际药学家、兰陵人苏敬亦葬于台儿庄。1966年，顺河街尚存苏炳焯墓碑一通。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京都转运使吴居厚置宝丰下监，在黄丘南今铸钱山铸造铁钱，台儿庄濒临的祖水开始担负运输铁矿石的功能，至此被称为彭河，俗称运铁河、新河、中心沟，明万历年间京杭运河避黄改道经过台儿庄时即借彭河通漕。期间，台儿庄逐渐发展成为集市，称

为“台家庄集”，陆续新建有三皇庙、玄帝庙、泰山行宫等建筑。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工部尚书刘东星主持开通运河，当年有3/10的漕船北上经过台儿庄。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工部右侍郎李化龙又主持运河上下游的改造工程，当年八月正式通航，时有7/10的漕船北上经过台儿庄。开凿时，李化龙在台儿庄南运河上兴建了台庄船闸，在船闸南沿河兴建了台庄公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为保运河通航的航政秩序和防务安全，工部右侍郎曹时聘又奏请添设台庄闸官闸夫，新置台庄巡检司。至此，台儿庄始有闸官署、巡检署等官署见载。明末清初，台儿庄又相继建有兖州府运河通判署、峄县丞署、台庄闸汛千总厅等河政机关衙署，以及沂州镇标前营（后更名台庄署）游击署（后改建为参将署）、守备署、把总署、沂州镇总兵行署（后先后改建为登州镇总兵行署、兖州镇总兵行署）等绿营衙署。崇祯十二年（1639年），扬州兵备道在邳州黄林庄树河防务碑一通，始载“台儿庄”一称。

运河的开通和台庄闸的设立，促使台儿庄迅速成为南北客货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同时，因处于山东省和南直隶的边境地带，各级政府控制薄弱，动乱时频遭攻掠，严重威胁着漕运和居民的安全。有史可考的事件主要有：

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运河南贼起，守土者不时扑灭，因致燎原，韩庄以东数十里遂皆盗区”（光绪本《峄县志》）；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初六，“泰安州土贼数千人……掠台儿庄，焚杀甚惨”（光绪本《峄县志》）；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王俊义军南下台儿庄，拦劫运河漕运；

顺治元年（1644）八月，清军南下占领台儿庄；

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王俊义军一度攻占台儿庄。王俊义军盘踞在峄费山区，声势浩大，应者云集，他们联合滕县、峄县农民军及鲁西南榆园农民军共同抗击清军，曾两次攻克峄县城，致使“官僚枕戈城头”，惶惶不可终日。

长期的动荡使台儿庄人口由2000户锐减一半。清初邑人李狄门追述称：“兖州之域有台庄，山左隐僻处也。自运河既导，而东南财跨江绝淮鳞次仰沫者凡四百万有奇，于是遂为国家要害云。其地平衍四彻，民风朴淳。考诸传为鄆子国，善犹有鄆子氏之遗风焉。频年以来，寇聚于垣，啸则过市，顿戟一怒，并吞无遗，既无与画地作营，亦岂能背水而阵？每当风鹤一警，四出崩奔，妇孺童昏，流离道路，粮艘停泓而不进，商舡摇橹以纷靡，加之舟航所通，播扬易远，骇感吴越，震惊京师。察其风声，不止患苦一方而已也。”（《募建台庄城引》）

顺治四年（1647年）秋，始建台庄城及县丞署。逾年工竣。城邑傍河而建，东西长1.1公里，南北宽1公里，占地1018亩。城墙高4米，宽3米，全长5.7里。县丞署位于小南门外，占地约1亩，有瓦房7间。

顺治八年（1651年）初，王俊攻克峄县城后，复进军台儿庄，不克，遂转攻徐州，在德胜闸截获清政府船队。雷焯因此事遭牵连解官，去职之日，至无以为归装。雷焯在任期间，不仅修筑了台儿庄城池，而且还因调试有方，使运道大通，曾受到巡漕御史的举荐。及其去职，邑人皆为之抱冤。

顺治十四年（1657年），沂州镇标前营自安山（今东平西）移驻台庄西关，防守峄、邳两县及台庄等间，计有游击（从三品）1员、守备（正五品）1员、千总（正六品）2员、把总（正七品）4员、马步兵740名。游击署（雍正二年即1724年更为参将署）位于大衙门街西段今翠屏展馆处，坐北朝南，占地面积4416平方米，建筑面积684平方米，共有瓦房50间。守备署位于游击署左侧箭道南首，坐西朝东，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共有瓦房30间。总兵行署位于游击署右侧，坐西朝东，与参将署相通，占地面积约900平方米，共有瓦房15间。

康熙七年（1668年）六月十七日，郟城地震，初声如炸雷，须臾，峄县境内墙倾屋塌，城乡鸡鸣犬吠，人畜亡半，台城遂废。

清代中期，政局稳定，人口渐丰。受惠于运河航线的开辟，台儿庄再度繁盛起来，逐渐发展成为峄县的经济中心，俗称“天下第一庄”。及至乾隆、嘉庆年间，台庄城内人众房密，有常住人口5千户（共约2万余人），房屋约1.5万间；城外水畅路通，除依傍运河外，还有两条通往峄县城的南北向官道，以及一条在拖梨沟连接山东中路驿道的东西向官道。